

# 國史

二十一

二六	一四	二八	和書門
冊	架	函號	類

五〇	二八	和
函	二四	書
七	六	類
架	冊	號
(一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407
冊數	26 (21)
函號	150 26



板倉阿部傳第三十九

卷六十四

京北茂川氏名好重事深溝好景  
 攻東除死而好重弟重定為東除守岡城為駿壁子  
 脇小幡其陳破殺重定拔伍  
 脇小幡其陳重兄定重死于高天神之軍獨其長兄

忠重居深溝參公陽板倉氏宗散亡殆盡台勝重為  
 僧居精舍為麾下士稍川為駿府令吏氏安其政園  
 小田原命決軍中小輩小田原為江戶令慶長五

年天下已平以奧平信昌為京北尹使勝重及加藤  
 止次大久保長安分曹治府事明年春信昌免為加

納戾上乃使勝重止次行京兆尹事既止次坐堂本領寺  
事者私免閭可為京兆尹者予知政事正信曰上願以勝  
重為真子二万石上甚然之難為戾止信曰不封戾不足鎮  
京師逃拔擢不可服物情非勝重不可為尹唯上幸察焉上  
乃拜為京兆尹封山田万二千石是日勝重辭而不受  
白上曰臣請歸得謀子婦勝重妻有機辨而操持扶  
嚇勝重不得施治於是謂勝重曰今也上名君何為  
曰為真封山田戾而我不謀于子不敢拜婦曰為尹  
封戾非所功次當得何閔妾事而不拜勝重曰不然  
子得無知前為江都令之妻時予若然必破我事勝

重終辨婦驚曰不敢君速行將出戶自後止其衣勝  
重嘆欲自正之而又戾之婦遂前止之勝重生婦于  
地數日子与我言而再犯我不能為京兆尹婦叩頭泣  
曰敢不如教徒是不言事勝重、、為真治京兆盡  
祛前世之弊視民如子民亦不忍欺之京兆大治先  
是獄吏賦曰家錢名索頸錢持囚之市教囚与共飲  
食方有囚無鬻酒肉者勝重為尹禁之給囚之錢二  
百賣買加千人法又傷良民博奕七產往、為盜抵  
罪為設方畧有爭錢財微知為博負勅吏宓之繫勝  
者百日微錢与負者如曾所喪徒是無敢博貨茂正

言養子不孝養子深自引咎丹州人訢養子、  
之疾勝重一無所問為丹人遂其子勤賀茂巫使老  
有富人病召三子咸子之軀而死終下分之財除喪  
言之府勝重措瓢案之上手之頃之感墜于地獨少  
者所進正立勝重熟視三子歎曰老子多智雖其長  
者令京兆立少子為親分財与二兄立少者為後、  
二兄喪產從少者居士生人賣水綿假寐石馬側覺  
亡木綿勝重問之笑曰念是石馬所度不可得罷之  
居二旬餘令吏買木綿見亡不綿人得其私跡蹤跡  
所由盜果獲其処車竭私情大率此類也嘗出行市

見可八儿歲指尹輕呼尹諾從者曰兒豈不知吏之  
可畏耶意父兄望尹相罵駐駕問其父前為宗人  
侵財訢不得直勝重還生府悉思其言召其父曰昔  
謬真出私財与之是時豪猾民立雜稅私其利勝重  
以為擾汜無益于事恒思止之偶令人詣府言送葬  
用錢不知起于何世臣願以木造錢收其直勝重曰  
我不知地下事使而先問閻王呼吏持出斬人從是  
無言利者出拜為坂光正為駿府令光正辭臣不足  
為令上日子問京兆耳何邊辭為勝重曰何必不可  
子為令欲氏之無寬乎若欲無寬光塞其欲心苟無

欲民之情偽若觀大舟是哉覽之傷人嘗贈百金  
我雖不受尚欲掩其過光正納其吉著績駿都勝重  
為尹二年為伊賀守上令勝重及米沃清勝大久保  
長安作驛法天下使之至城皇宮發畿內民築作微  
雇錢詣戾遠近咸得所欲甲寅故土佐戾居京師欲  
從紀戾之軍勝重曰紀戾木之國疑有斫不之許其  
曾所善過者以身為質遣之遂亡人取衣日益勝  
重之什伍造閑津告播使無通舟千次人使使取曰  
開糴米未集請遺積粟居中鳥者政相治長難言之  
糧對使者曰積粟有餘不待它求子欲之則取書送

其米京師戾人欲燒二條勝重捕得重賄推以腹心  
盡得姦人刺客主名捕殺數十輩京師無事又陰使  
舍人仕伊東長實固不善治長悉以所聞告舍  
人乙卯戾交起倉卒勝重矯命徵四方兵入衛京師  
戾兵再起京師不動自庚子後天下均不日遑給竟無  
闕廢事勝重之功也元和四年朝江都上見其老而曰子老  
兵不忍久勞子孰當代子者對曰知子莫若父老臣之子堪  
任之勝重子重宗少為親信歷親扈二衛將周防守子永  
井尚政井上正就居中副事世謂之三待中食邑四万八千石再從  
戾之軍於是重宗守京北尹勝重買竹笠一枚与之重宗知

其意止不飾乘馬明年勝重以重宗之任買舍市中重宗曰兒也非真大人何遽爾勝重曰而為所謂誠守者為功故官所為乎而為我之子面已不同志意亦異我任則我人從我亡則必不如我上既以而為堪其任而其勉之出諸市中人曰新尹嚴公等莫以我素貴置我于法之外致租賦里長如法重宗如言省父語之曰吏唯欲不掩過掩過事壞民生無聊而身陷刑戮其始以過失免官家之幸也重宗常以是戒屬吏相繼為名臣或問勝重于津田幸庵曰訟者雖不克不怨皇女生拜侍從寬永四年八十餘卒氏多為制服者重宗代

父為京北行部見繫牛于我背路而立下馬于斬繫牛徇曰牛無礼于尹蒙民相博新尹果嚴無敢出聲是時未置小尹每聽獄差目而坐其所善遇者曰可矣深恩詳察幸可無枉重宗曰非敢然夫人愛僧見于面直不直多為所奪故不見其面耳家君時婦人女子出入後堂泣言父兄子男家君諾出迨歸謝曰我非忘媪之言子之父若夫所為云云是故訟者無怨言云我不及家君無私而強學其無私也而亦能得其情無紕二婦爭子重宗曰京北何因知所出援得者弗是一婦援得甚悅抱將去重宗叱而曰彼非

力不足方爭之恐傷子不敢援也汝則反之唯恐不  
援得耳是非汝之子前婦乃服又有婦人夫為人所  
殺請府言夫刀有血賊必病創使吏求之不得徧問  
傷醫一瘍醫言不知何人請臣載輿行可二三里拖  
覆使無所見坐輿傾側不安如上下山莫至其家室  
宏杜倚几而坐云為賊所斫傷臣与之藥留臣十餘  
日送臣歸家重宗曰汝居主人家何聞何見醫曰臣  
居主人家無所見無所聞輿歸聞鳥鳴臣問輿夫曰  
所謂呼仏法僧者也臣念高野日光攝有此鳥非一  
日可至臣意恠之不敢問重宗笑曰汝不知藤俊成  
之歌也遣吏松尾搜求而得浴人以為神太宗之召  
飛鳥丹杲重宗朝至江都見上曰上昔之使使臣掌  
公卿之籍而杲不使臣知臣不肯不任職臣請上  
更選賢者上曰我知過矣子勿若我知政事忠勝謂  
重宗使謝重宗曰上自俊過於臣何闕不謝久之繫  
富人獄治人日急富人子使人如江都行千金上左  
石上命知政事曉重宗釋之重宗知之書至從吏出  
斬詣東市而後見之作報曰曉釋富賈臣聞命矣然  
臣已初史斬之臣無狀不能使獄無冤在常以職事  
遺朝廷之憂惟臣不可久典重位願得罷歸江都上

殊降昔使復視事其剛直不撓如此皇宮無儲昏從  
者而立公卿議造儲昏是時重宗如江都比歸儲昏  
成以為措之公卿擅生事故不從神祖之制領工師  
入毀天子不憚使近衛信尋詰狀重宗對曰自建武  
以來王室不絕如縷然所以名號加於四海符帶被  
於或蠻者以守名器無失也今公卿大臣棄天皇之  
旧放江都之制唯使之從臣以為名器從是壞皇官  
從是卑臣欲上書請恐公卿執前議不遷是以縱毀  
不顧後罪臣賤隸也死無益損于國唯天子幸察焉  
天子乃厚賜罷初太宗立多病重宗日、出獵或數

日不歸知政事忠勝白上曰重宗不憂上之病日、  
出逐鳥獸京師豈有流言耶止願勉強視朝此時內  
外相得如四支之於身故人、能得知其能也於世  
子元服令重宗使謝天子、以為左少將先是元  
和未以皇女生進從四位下尋拜侍從嚴宗時誅反  
者由比正雷使吏分部捕其黨重宗老不能出日、  
縱酒以安衆之心嚴宗召見于織芑籥進上曰是先  
臣所教臣神祖為參公時所御芑籥之法也上願常  
念神祖踐艱難成大業勿佚樂怠庶政重宗為政大  
抵畧文書人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偽因



事轉換大書不可為治若以為證亦或為害故不務  
為此亡上因其入朝憫其老拜塔院宿疾親成代為  
京兆尹免重宗為閑宿疾居京師躬視事一年卒子  
重卿立謁者祠曹七年卒子重常立徙龜山憲宗時  
致仕以父從弟重大子重冬為後給事中遷奏者  
卒子重治立徙烏羽德宗初復徙龜山至子勝澄  
時上曰龜山要地也勝澄病久不之回移為松山  
致仕子勝之立寬文中親成坐事免重宗徙子重權  
以知政事守京兆尹拜侍從重矩雅固百名于執政  
之際見俗日尚奢侈愈益儉素率下未三月京師化

其風初到任毛子遞駕云我輩以橋下墻側寺門社  
樹為家頃者吏嚴無竟昔之所重矩乃建屋東山下  
處之曰使掩風雨替有檢校勾當四分等目為替者  
之政納錢多者為檢校次者為勾當若四分以次分  
後進之錢京師作鉅非替者冒籍私其利重矩知其  
為新舉籍戶替者勅吏扶杖咸伏地涕泣解衣裳去  
板倉氏有家約布號令聽歡訟三世著名京兆後至  
者無能及也雖江都當時知京兆之治云重矩父重  
昌者襲勝重壽者知為世子親作殿中有殺人者吏  
以重昌為知不聞重昌見土井利勝曰對簿不可為

士操不復見公利勝驚言上盡出道對有祖祖知其  
異千人為駭視衛持內膳正城皇宮使巡其功久集  
五山僧議秀賴所鑄鐘銘遂從攻改神祖許改和使  
木多正純莊盟許曰改相未臣行當今木村重成實  
未請吏擇行者互則問誓書為大上耶將上也重昌  
曰臣非上使迨還神祖善其對增食邑明年三花宗  
茂發砲救本多志純三軍大駭重昌走呼曉告軍乃  
定改壞神祖獨從重昌先歸明年神祖預告重昌起  
陵日光建廟江都既而德祖從其言父勝重死長子  
重宗封邑已多千久使重昌襲食參中鳴德祖從西  
城為侍中兼宮扈一將使視京師與改之役久之德  
祖即世免家居為大宗使封北後耶蘓起上起重昌  
為將征擊以為百姓若苛政作亂使者至解兵請罪  
令重昌故徐行賊集于原不降發肥前筑後兵攻之  
軍少不利上以為主將權輕更遣知政事信綱初上  
以重昌為將信綱自重昌有病恐不仕事大元忠勝  
曰上季誠是病亦因已既行長子正火正重矩見信  
綱未從父行不為自見阿部忠秋、乃入會上在  
深望戶內使監曰為我言重矩來從父軍臣以為不  
可不遣即遣之重昌以是望信綱上又使、數輩趣

平賊京兆尹聞上復遣信綱歎曰彼我身兵重昌擬  
膺曰大丈夫拜為將又受人制乎部諸將攻城不拔  
死之伊豆守信綱至小倉使人先相聞寬永十五年  
正月朔齊起攻城適久留米世子背約襲賊為賊擊  
破重昌知事不濟留重矩于壁出与諸將魚貫上城  
為矢名擊不能進大將重昌監軍貞清獨不退從旁  
敢士數十人攀堞欲踰銃中大將之背以木又鉤之  
重昌援又登賊銃射其胸斃監軍亦創從士扶退重  
矩聞父死慟哭出厲軍復攻諸侯不應筑前相執鑰  
固止曰今三軍之命懸于豆下棄之不忠遺命在耳

背之不孝君必止重矩乃止以兵屬知政事破賊有  
功福山侯贈之刀曰尚食不死於是父子之名天下  
草不稱焉重矩別百傳

伊豫守重形重宗次子也兄重卿幼父封分万石封  
為山川侯補大衛將憲宗初移為安中侯為奏者魚  
祠曹免卒以外孫神保重同為後移為泉侯至德宗  
立二年卒子勝清上如光陵帥兵守靄園隊為大衛  
將遷奏者魚祠曹除參政典厩牧善守其職進退不  
失度信宗時移封安中代本多忠統副判度支  
大政留守阿部正次任時謀幼贈幼言者正宣孫也

父名正勝少子神祖相愛相長同日元服自執尾居  
駿朝事征役亦嘗不從在左古小田原卒封市原從  
鳩谷拜伊豫守當如名古屋正次年已長見本多正  
純求從正純曰行事嚴不可以告第行公不子怒至  
小田原見正次問正純以實對曰正次曰是行也有  
父子者從其父行今而父子行而歸衛世子然心善  
之迨遇除為官衛將慶長五年正次從圍上曰叩隊  
父子共為葵者是年正勝卒正次代封鳩谷築鉢食  
萬五千石遷大衛將甲寅從板倉重昌董盟城中羽  
年正次將治長相當軍亂紛拏正次令所屬曰我軍

面垢甲故擇白誓鮮甲者擊之於是戰得八十級身  
親殺三人城壞軍使受降者送之伏見遂守南門二  
十餘日以功封小瀧三万石為葵者移炭小口守  
隊一年元和九年從世子之京師行知政事軍移封  
岩槻寬永三年為大隊留守益封三万石及七百五  
十人糧以五万石賦居千隊前留守高木正次獨決  
細事權不甚重大事受成京兆及正次出自知政事  
之列位次京兆奉重書歸令大子京兆相如此時正  
次猶守京橋後因置副留守正次有惠政是得衆之  
心民或生建祠祀焉自正次後留守有成法遵守莫

若績者獨德宗時酒井忠音上收賴稔成補良守目  
有其傳寬永十一年太宗自京師至大阪以私財共  
具是適上之意十四年耶蘇起御史止諸侯無得出  
兵于境上書言其狀正次見副書台副馬子大阪今  
都批丞議咸是御史正次曰以耶蘇北親鸞小小  
而耶蘇大親鸞發即至而耶蘇踰四旬又有會議書  
記号令之日備風波覆波之難之後賊使備完欲  
粹絕之不亦難乎昔親鸞起尚遷延經年若從御史  
之言其禍恐不止時月之際上若有怒正次獨亨其  
責移檄數御史不任事令諸侯隨便宜征討上聞之

曰正次言之是後有事以此為比十八年入賀世子  
拜從四位下恩禮甚優正次有二子曰正澄以乙卯  
功封万石重次為親衛副帥以親衛將遷親信當大  
宗親政封鹿沼侯拙參政遷知政事使治作荒陵進  
從四位下免親衛將正保四年上益封正次万石聞  
病甚使重次率御醫往治正次素謹慎聞重次却余  
至命戶者莫以盟嗽朝服而後見之重次見之以不  
起使大衛將大改令從其所諷就外舍正次知為重  
次意曰高城浚池建樓臺觀守之所以固死節之臣  
也右城而忘死安用城為改有副雷守死則代之而

我所以欲死于斯示不以死廢守也對州貴人也我  
不輒遣必取決于上上書言之上視之嗟嘆尋赴至  
是悼焉此時正澄死已久余重次襲戾重次葬其父  
後守未至會言福智戾謀反以使宣為征討之備聞之  
子所欲下一一不遣上是恍明年閏東地震使巡光  
陵又以琉球使者往光陵為使起祖廟上野迨上病  
不起返曰肯上使臣執駿戾成臣曰子為我死臣當  
時許君死今上不起臣獨竊之以食不可歸家自殺  
死子定高嗣割六十石與正澄子正能分小瀧乃  
于石封弟正長明曆三年內城燒使定高徙腰越宮

于東城已成卒子正邦却三弟正長曰後十年還之  
正長內十瀧于官併已邑有之遇亂不謹至十年無  
避久之意知政事志秋子重次從昆弟也諫使正  
邦是年寬文十一年也嚴宗復以十瀧封正長俟時  
城久廢有司自正長管民又亂之家厚斂多私藏無  
恤士民之心宜不給營城之具上從之正長不知擇  
弓矛帷幕飲食之器善良者取久憲宗時從川屋平  
子正良之移佐貫給營造之費對馬守正邦致從役  
起代官町三移封卒正邦進從四位下所從曰官津  
曰守都官曰福山一益封及正能還之邑通為十萬

六千石嗣侯正襲築口補隄信宗初代山形侯為大  
次留守正襲石樂為史病免子正尹有孝行領國供  
父後亦為大次留守

史臣曰所叙三京兆一留守至今天下紀之彼四子  
村德嗣千物不繼以繩索得展千里之足千草味之  
時美哉重昌本亦足辨賊情哉制自中而致其敗也

永井水野井上安藤森川傳第四十

卷六十五

永井直勝大瀨里正長曰政廣曾孫也贈訥言女政  
廣上官祠曰政廣無子、大橋廣政大橋氏皇孫尹  
良後也廣政已為長田氏生直吉尾吟屋賴周二百  
人侵大瀨直言合義從三百人擊走之此時因崎世  
子好舞豪長者今里中年少學習舞因崎庭中世子  
偶見直勝舞者中悅之舞罷台親問其父弟言父初  
時事及其先所出聞者莫不敬勤世子益奇之留子  
居同卧起參公誅世子自直勝曰大江廣九後或為  
長田氏或為水井氏往時長田氏封其君令直勝為

水井氏參公遭明智之難直言職升迎公作食從  
者此時公日騁數十里直勝步從未嘗離左右小田  
原平食上郡五千石為官衛將遠大衛將拜右近大  
大賜姓豐臣氏以官衛將從戰關原如次為奏者受  
四方之謁明年益直勝二千石此時畫封切臣封井  
伊直政沃山木多志勝桑名三子大功之臣也豈不  
祥哉直勝曰上起自參君隔天下成我輩百戰之日  
也而賞之不如一朝之功關西諸侯特一戰從上耳  
何如出臣等右直勝曰君過矣上無諸侯關東一諸  
侯也又誰誅三成爭衡天下哉且也諸侯非有君臣

之固非有兄弟之親舉國從軍棄妻子不顧以爭命  
自及之下縱令上私奮故子之同驅馳者級之賞何  
以服天下之心君之所將關東人也所食關東粟也  
雖舉軍咸死安望其報今上幸益封徙國善地而君  
辭其福詭不測之罪我竊為君憂直政作色曰我雖  
不肯不与君輩同直勝曰所与卒多則功大少則功  
小成上之所為也若論一身之勞恐不讓君拂衣而  
去二子竟相謂以直勝之言為然因直勝受前之命  
於是直政親負筮器往獻直勝不受直政回進曰子  
幸寬僕之過教僕活僕榮僕子竟不受僕之物是竟



不寬僕他敢固進直勝竟受誥劄到之文直勝引從  
長久手斬池田信輝：子輝政後尚良祥主之功  
関原未見直勝上田今者以君未避千外輝政曰戰  
相救為其主也自古不離台共相見舉賜曰君壯士  
也何邑之不補其功意參當時輕我之乎上於是  
以輝政故益食万石天下益高輝政之節甲寅以讓  
軍將万石以下無職事不隸諸衛者悉卒從軍：中  
行奏者事乙卯我兵少退直勝部獨進當敵竟破  
軍散直勝部獨不對簿以無犯法加賜黃金初直勝  
奉命從故田邊侯受幕府儀以故田邊侯知足利氏  
故事也神祖与從從駮論定礼儀卒神祖世居駿明  
年封笠間五万石執藝侯令直勝与安藤重信定藝  
二使行收諸侯去廣嶋三里下營笠岡廣島守福島  
治重曰二使令臣等去城無正則手書陪臣為正則  
守城不知上命遣將因守六城直勝以為侯居江都  
路遠侯嗣子左京師欲使：嗣子治重又曰陪臣受  
命正則不受正勝臣等不敢從二使恐久之生變進  
兵迫城：潰獨治重及因見知名者數十人在二使  
以為易剗不攻之適正則書至六城盡定留二年餘  
日而去又与木多正純北收山形直勝出江都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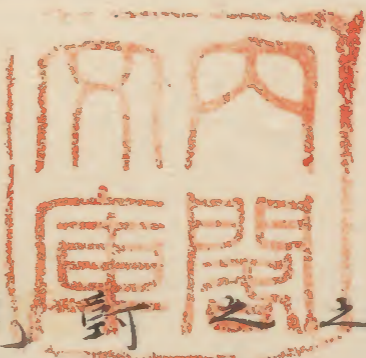
上之命以山形執正純令岩城侯守山形歸報討石  
河七万石使參聽榘辭寬永初卒上復每言及惜之  
直勝弟白元初為使者加朝鮮著軍功自伏見使通  
箱毛九月而還為從五位下監物以御史從政軍環  
使適旨撮金賜之直勝長子尚政乙卯使加駿府神  
祖以為應對中禮使与木野忠善井上正純板倉重  
宗同侍中攻取有功益食二万石為親衛將使家衆  
城山里寬永元年遷知政事德祖后西城前西城宮  
衛將是時知政事侍中成領西衛父卒余襲封邑与  
松平正久使收馭遠明年免官封淀十万石拜侍從  
為監作皇宮又為上賀天子是時家丞佐川田昌俊  
有文武才著名公卿之間昌俊為侯守淀發庫貸將  
吏貧者尚政使郎中詰昌俊曰貸金固當何故不請  
對曰淀府厚充兵而吏士不能自賑所得俸盡入買  
堅當夫婦墊隘困窮之時顧指府庫流涕怨咨是用  
府庫為君野恐誰能効力抗守臣欲請之知君之固  
必不聽臣不忍上下相敵盡出貸之因無收息利火  
士十年完聚無損上臣固矯命請代弁鎖千前尚政  
不能詰罷尚政九子尚征五分三万石封群弟從宮  
津卒長子尚房前為奏者死于坂家次子尚長五子

奏有輕佻好凌人水野忠善与大夫同執事十中尚  
長爭位次辱忠善嚴宗厭代命守山陵為鳥羽侯殺  
之國除封弟直圓新庄万石為後列于奉朝請病乞  
骸骨子直亮立德宗時為大衛將免復起為大取石  
副留守

尚政次子尚庸字子中少受兵家之言事嚴宗于東  
宮：嗣位拜為伊賀守受父封為者侯食二万石  
以列侯補謁者領鷹大二坊典賜列侯聖書遷參政  
監修本朝通鑑代叔信重矩為京兆尹侍從益封賜  
俸咸百石後病免歲餘卒子直敬字直卿立為奉朝

請謁者憲宗時從封烏山領祠曹又從封赤穗遷參  
政侍東宮徙飯山岩槻四從卒子尚平字伯修立尚  
平卒弟直陳立奏者

水野忠善川屋侯信元弟織部正忠義孫也忠義病  
不能從軍小田原之役降日繩令忠義守之忠義有  
二子忠守為尾相大和守忠元初除外尚署稍貴封  
山川万石大監物以親扈將從敗之軍還為奉行忠  
元卒忠善襲食三万石奉朝請親衛將遷為西城宮  
衛將給事中用事太宗初親政廢駿侯使忠善守中  
府還為侍中封田中侯率二從城駿府久之從吉田



徙岡崎盜食上萬石世子上光陵此龍尾備非常忠  
 善學甲之兵法攻焉好事招致諸奇伎勇敢之士隣  
 國憚之為鄙人傭作如名護屋系測池湟吏見將捕  
 之跳乘馬逸去蓋預備得之尾敬侯知其數未欲擒  
 之乃計不能獲又殺尾人乘馬涉矢矧者尾人貴之  
 矧曰無矢矧無岡崎設令矢矧如平地何以為上距  
 尾之衆耶且大國欲知其深也不誅此人忠善無寺  
 岡崎尾人謝罷積數事敬侯欲條白之上執政居問  
 兩棄之憲宗時忠善子忠春補奏者兼祠曹行改留  
 守事還石舍人負賈人二千金使忠春饋余羅為奉

朝請卒子忠盛三十五年終事于中使問太上皇病歲  
 餘修大樹松雲二寺造參地圖卒弟忠之上殺赤  
 穗侯令忠之圖赤穗却出其衆又興作東城畢役為  
 奏者文宗時遷參政章宗之為京兆中侍從德宗  
 為知政事令掌度支專逢上之意而不為吏民益封  
 乃不從如光陵後論納米之事忤旨免忠之雅好禪  
 於是毛巖骨為僧世傳誦其詩子忠輝前為右衛門  
 大夫改佐於是嗣為岡崎侯  
 井上正勳阿倍定吉孫也定吉知其妾有身出嫁井  
 上賴秀生清秀清秀屬大原賀康高有戰功死以女

子政重事康高其母以乳母傳養德祖長子正就從  
母長于後宮中以故稍貴幸用事慶長中自親衛將  
遷侍中七年以親衛將兼扈衛將從軍有功拜主討  
頭元和三年為奉行九年封為攝拱戾侍德祖西城  
領親衛將寬永元年進位列知政事初德祖欲誅殺  
郎中正就意其罪不至死將自赦之不得其道從容  
見上曰太上何故愛如此人德祖愕然歛容曰若然  
子何不前言遣正就往問且吉郎中事神祖曰明  
君也夫郎中之於天下至輕設辱殺之何關治而不  
難遠遣貴重之臣必欲得其中而不容喜怒其間雖

古所稱何以尚焉留正就于館五日因使赦郎中椿  
其德天下德祖乃曰微子幾不聞此語厚賞賜正就  
時人聞其語者序次為編所謂實訓也正就自是成  
滿書木微時桶子聽事壁出入常視之然神祖成之  
曰子同僚討事勿擅推初正就因行人豐嶋正次為  
子正利請泉界令嶋曰直時女為婦直時許人德祖  
不知令娶駿相島居成次女正次俵者志曰使上若  
知前者物不強之是正就輕我也我何而日見界令  
刺正就十朝寬永八年事也正利代父為戾為上起  
望月樓于城北正利清靜能治嘗居攝兵有訖言賊

至見付代官興衆至橫拱正利偶与人恭使謂曰子  
速歸見付告吏而擾民如江都言子能職于執政頃  
又有走至曰賊至正利暴不止徐曰吾言死詰之見  
代官夜以爲賊其實有民私開而傷者歲終燒監察  
封事曰我不欲聞人之短如是每怒不俟監察之言  
也有水旱災必親行境發庫藏賑施川越虞松平輝  
綱憂曰小國多事不能休息正利誨之曰任而無擾  
民乃安莫問小通吏使其職又率直不趨勢利執政  
酒井忠清居其隣敬請不往好從老者和歌從者若  
其達叔不歸正利知之退朝偶從者飭問市中使獨

從行正利詰之曰我擇汝等汝等亦當釋我衣歸勿  
作顏色古人有嘗海鼠腸危人盜食之詭曰奴誤覆  
之正利不復問煮魚飲容其寬如此爲奏者領祠曹  
呼淳庵如汝等不知仙貴恐辱欲人尊已勿復至  
庭是時京兆尹板倉重宗以習事重千朝執政高輒  
曰某地某事京兆處之奈何正利曰當如此當如此  
得報無不如言左左使令者成家人子可年十五六  
每朝倚門俟歸下馬執扇行歌使童子知之或先或  
後至使坐所一日早退童子登木摘菓入門無迎者  
徐步至庭恐其驚之自隱使其輩勿告之与木少志

義交善當正利未盡見其女曰為令嗣箕帚安請擇  
焉正利所然不言熟視指以女載歸志義止之曰宜  
自正利曰後聞亦可竟矣俱歸後病免毛歟骨子正  
任代為笠間侯前正利為奏者時徙焉正任亦奏者  
祠曹人或言所任某子恃太橫正任乃案誅之有司  
曰正任列侯法得誅罪人而賜第近殿門非行刑之  
地無忌憚心免官棄其第憲宗時徙郡上致仕子正  
岑立正岑初名正通以宰臣有同名者易今名為奏  
者祠曹徙廿龜山遷參政改封下館旬月益封一第  
間侯三年為知政事侍從德宗三年益萬石正岑

無學術謹慎取容廉不納貨無所私愛人之言竟不  
為發無子、酒井重遠子正如列侯爭求結媿遜讓  
不有聽娶木多忠次女卒正如為奏者上加光祿守  
令而還母何領祠曹正如精辨四其母西條侯女德  
宗從妹也將大用之以不善宰臣不遷卒子正賢立  
徙若城  
正如弟政重事大湏賀康高者康高死事會津侯忠  
卿母何太歸江郁從政政寬永四年為筑後守置吏  
士典耶蘓獄政重降蠻人具得蠻楮徒義子之呂友  
慶有妻居飯田市居揚子者龍口而今揚子岸也又

福園侯所捕獲蠻子言取獲奪人地先遣伴大連教  
其國人作大主觀后之徐厚其璫納銳士利兵其中  
比其國知之無奈之何終役屈仰之既以其謀取呂  
朱近欲入日本遣名黑川壽庵者今將至又得日本  
人於呂宋阿媽港受其教待學成遣歸教鄉里政重  
乃自上旨搜索耶蕪：：賊起使如京城還補侍御  
史封廳南侯出行海道波示杜凡示至後如長崎政  
重好易術及諸子書居官尤謹度歡退朝讀康誥呂  
刑棠陰北事詳刑要覽等書再三反覆乃止後致仕  
以子正次不率教廢久三孫正清三傳至今侯正森

正岑弟正長以元祿中補外親信遷行人選為甲大  
夫遠江守食五十石以前所食地賜養子正矩任千  
朝迨甲侯人為太子為給事中封万石章宗未謁者  
兼祠曹以病免子正教大衛將謁者  
母藤重信世參人也至父家重事贈訥言父基能為  
司旌旗死御方原之戰基能弟家定：次：：死伏  
見之難基能長男直次後為知政事兼紀相次重信  
從攻上田還補外尚署直長抽親信對馬守十餘年  
封吉井侯歲餘為奉行部西諸侯鑿海：播侯率使  
如播畫封嗣侯之弟得播用事臣中村至殿若原右



京諸為蘇利誅之還通告封小見川万石甲寅  
部諸侯收小田原尋從伐改至永原上馳如京師今  
重信讓諸侯除詣軍至以護軍与木多止重去侍  
側画策德祖巡諸侯壁將踰大和川軍吏畏敵猝至  
止之不聽重信乃所視日正重曰路遠上願明日早  
出牽馬南還二人諫上率此類也既与木多止純留  
墮敗城し印率所屬為後軍使長男重長代將躬往  
中軍趣戰德祖視士卒乱列不進將親當敵重信叶  
馬不放固諫乃止城敗令重信視秀賴大野治長速  
見時之二十餘人衛秀賴重信与神祖奉使并伊直

孝矯命待秀賴以不死時之水輿与出母子而後欲  
皆死俄天砲而下秀賴知不免自殺重信遂分吏封  
府庫居改二十餘日奉所嫁秀賴天壽至東還登二  
万石元和五年封高崎五万石率兵定藝明年送三  
后如京師母幾卒子重長固前已食邑托是襲封事  
大京子東官使防城改二條諸侯補官衛將大京親  
政遣駿侯于高崎使知政事重次蒞殺駿侯重長事  
駿侯謹見重次再拜誓首曰駿侯上親弟也木有大  
罪惡于天下一旦使 者口傳敎命人無墨書封与  
臣 未敢遽奉命久之重次日重次誠不足言然上

所親任号令天下職莫重焉以重任漸大事君亦何  
疑重長曰非此之謂也駿侯雖有罪上同母弟也一  
且殺之必真無悔乎既有悔心諛言起于其間雖君  
責重哉恐無自解君願勿惜一往上具聞具請重書  
後遣重次使忠長自殺上以為忠益封万石後二年  
置祠曹官領償厄壑現及遠方之獄以重長及松平  
勝隆為之尋為奏者使收三春以引侯典朝鮮館事  
以祠曹從世子之光陵及如高野遷行人于遠方海  
中迎親王立為日光歷生明曆三年卒孫重治代立及  
佐倉古河從如光陵為奏者收滋田毀其城徙侯松

山卒子重行立重行為對馬守以知政事有對馬守  
改古京進為奏者將吏官以列侯致從役于皇城役  
止兼祠曹典封邑重書改進為亮正爵號火宗初移  
為如納侯病罷祠曹德宗立復用為祠曹遷大改置  
守入見上為知政事尋罷政傳太子卒無子族弟信  
平立

定次子正次有膽刀年十二脫仲人家定于丸殺其  
仇十六代甲子遠自改先套斬首從是從軍必有功  
奉使恒適旨常使護與作甲寅先行視可立營所及  
後軍失火軍吏爭赴火所正次獨前至城門下見敵

出子不土是悅決趨攻鳴野正次日米次秋田兵足  
破鳴野唯恐援兵未無當人上願復遣兵不然取不  
能守上然之用其策取鳴野軍教使加食邑明年為  
日旌旗矢馬從行德祖見之曰不可使正次從行余  
乘馬士自擇善馬正次見加兵不戰欲激使進奮擊  
蒙創死子正珍使者寬永中先驅將日捨安藤氏友  
庶仁者不可殫記

森川重俊大父氏兼為尾騎士父氏俊任參為砲隊  
將二子氏信重俊氏信至百砲將重俊幼事德祖為  
親衛將娶安房侯妹安房侯知政事忠隣塔也忠隣

之得罪也重俊坐前從神祖次中原繼如小田原問忠隣子  
忠常之疾檻封囚酒井忠次家明年從家次攻攻有功赦置  
麾下重俊善事駿侯以故益幸于上寬永四年奉行  
參知政事封生實侯兼西域官衛將遷侍中列知政  
事德祖即世自到送葬太宗加崇曰重俊若在不足  
鎮矣長子重政嗣為生實侯次子重名嚴宗時給事  
中重政孫俊胤元祿中給事于中為親信遷大衛將  
入為給事中除奏者領祠曹章宗時為參政賜捧五  
千石德宗立二歲重俊胤生大衛將俊常以主俊  
方人為大衛將遷大衛左副雷守信宗時人為養者

史臣曰是哉謙讓之可尚矣直勝諫井伊本多其用  
之也泉直長友其道而頒其宗太祖亦以戒正執正  
執自知而不能止所止也悲哉重長重俊同為駿侯  
之地而所以為之者使異方千息于骨肉之間可以  
鑒哉

稍業堀曰朽木内曰永井傳第四十一 卷六十六  
稍業正成本林氏五世祖通兼為濃清水城至有二  
孫長曰通安其子佐渡守通勝為尾將秀曰通忠為  
左近大夫於正成曾大父也正成始事仙石秀久不  
遇亡師稍業通朝會其嫂有身寡居使正成蒸焉生  
兩子正次正定而死通朝愛正成有材畧繼以 孫  
也蒙稍業氏所謂号稱春姬者也又丰岡男正勝正  
利一如久之又亡師牧村政高千岩手政高妻与正  
成事從足弟而前產正次等者姊也政高乃使為家  
政迨政高死子朝輝陳中秀古以為孤幼以正成為

之後作渡守正成慚所往而易姓受任渡守不受為  
後復去作小早川秀秋與平國賴勝為左右相勸秀  
秋因結參公迨公此代會津三成作亂名秀妹正成  
途中詰秀妹曰公兵未足禁諸侯據姬路以待參公  
至從賊無為是時秀秋見木下延俊為姬路侯畏三  
成不首內秀妹雖路正成乃先之伏見諸島居元忠  
曰此城危哉無他奇策待救千里之外必敗矣君願  
使勝俊迎高臺君置之內岷使我君守西城夫高臺  
君於少主名母也未有為少主舉兵攻其母者且筑  
前衆足拒敵哉元忠前已出勝俊不聽正成策秀妹

遂攻殺元忠引兵東至松尾及三成吉繼拒東兵關  
原使賴勝自後襲吉繼不克正成乘隙亂擊破殺吉  
繼軍三成走秀妹進兵圍伏山戰少退正成亦繼進  
破具兵伏山降上遣村越直吉齋重書黃金繒繡往  
賜正成曰黃門之功皆子為之從秀妹為國山侯秀  
龜愈益驕不聽正成等諫正成賴勝與其塔堀田正  
利等出奔江都會大宗生正成妻抱正勝入後宮  
正成不知妻子所之迨見大宗殿中所抱女子則已  
妻上孰視正成笑曰子以妻奉幼子命吏娶上佐世  
子女封二百石改曰內匠頭乙卯將濃信兵從大改

之軍久之德祖封忠昌為高田侯拜止成為高田相  
封猷川曰忠昌弱無成人輔之子強為我相之不  
久我子汝是時所更娶之妻生止能而死之越娶永見  
氏生止房於是止成四更婦亡命再至封侯諸侯  
相一為大將咸多婦日子止勝前遂從太宗居元和  
初歷親官衛將九年為奉行丹後守列知政事之後  
以其母於太宗勤養甚百恩而安其位不易是貴幸  
典築西城及梅林諸侯助造者咸屬之漸益食抑國  
二万五千石止定為尾宮衛將止利事駿侯止能補  
親衛將上已移高田侯于越前止成見上竟無遷已

之意已匿抑國上関嘗寬永四年封真國侯歲餘死  
以其邑賜止勝上廢肥後侯令止勝以內藤政長等  
四諸侯會中川久盛等上諸侯于肥後定肥後還封  
小田余八万五千石守丞六関命司農增其城十一  
年止勝卒子正則立正則於春姬孫也而外孫堀田  
正盛：過于稻葉氏明曆三年正則為知政事進從  
四位下適有司將立一谷門正則以為智藏之宮室  
未復如後門是置衛士可已白半其制已臨日後人  
有以此輩祖宗之制者終身病之所為遵奉故事無  
迹可見寬文中拜侍從益封二万五千石長子正通

封万石謁者祠曹嚴宗猷代春姬養子堀田正俊定  
策立憲宗用止通為京兆尹侍從益二万石而正則  
尤罷知政事居二年乞骸骨正通代戾除前所食邑  
分万石封群身京師尚奢侈商賈率畜伎倡珣瑁珠  
璣飾屋之遺歎文鋪成綺錦食必求遠方之物正通  
下車盡毀撤之木庄夫人出新立郎恃勢橫于洛中  
交通公卿日夜淫戲無節止通捕与具家使自殺初  
正勝弟正能以官衛將守駿府為弄兒所殺嚴宗召  
子正休使襲食邑親官衛將石見守給事中止休受南  
学千人高秀明憲宗時抽參政青墓戾使往畿内興水利至京師

見仁齋先三三知其賢作語孟字義与之天和二年八月刺殺姑  
之孫大老堀田正俊于朝知政事後斬殺正休侍御史  
去正休封書所臣未及進其書曰先臣不良死嚴  
宗枉法許臣襲食邑臣當効死一也今上復抽臣位  
宰臣之後爵臣為戾臣當効死二也臣乃与夫大老正  
俊死報万分之一也之上竟無治其事不知為何故於  
是稻葉氏堀田氏重足而立上令親衛將三枝守興  
如京師免京兆尹自歸江都居昌川十餘日乃得歸  
第久之從封高田朝謁不得後侍從之列正通行十  
金千上及本庄夫人所親愛二子二子能移上意十

餘年之後起為大雷守上親贊見夫人曰是春姬曾  
孫也夫人曰卿為京兆補其職前新上郎自取數已  
非卿辱我宗卿莫自疑翌日拜為知政事移因仇詹  
堀稻加一家自正俊死正通絕不與通世以是譏之  
室永四年致仕子正知立治作代官町德宗時徒為  
從茂卒子正任立為養者卒無子立從叔正恒三月  
死立從祖正倚所養太田存氏子名曰正親為官衛  
將立不久為大政雷守居政數月卒子正甫立立復  
修堀田氏之好養者祠曹免進從四位下  
堀田正盛武內宿禰後也自正應中名行高者居尾

堀日子孫或事斯波氏事織田氏事豐臣氏正盛父  
正利事秀棟娶稻葉正成女後春姬為上言妾有女  
婿正利亡因山居江都止乃三言見補官衛除行人  
從政軍有功遷御史是時有御史得罪去者正成因  
與之交懷金追及六鄉子之具訣御史或劾之德祖  
曰某得罪于我孰懷金追及之瞻口可任事寬假得  
展其用德祖以是為能而子正盛日貴幸補病不出  
春姬亦自太宗任正盛元和九年太宗即位太宗既  
悅正盛幸寵為出羽守寬永初為親衛將封万石六  
年拜知政事領參政改加賀守造籍序百司以序祿



爵為侍中從如京師進從口位下遊觀射獵凡無不  
從至月三遊其家正盛嘗病遣御醫治之重上之命  
謝醫千金上聞之亦賜千金具見愛如此正盛忠秋  
重次從歸自獵從行從後且諸且行至滑草門策馬  
馳歸從官咸無及志秋重次及東門正盛入執官者  
出逢玉于庭中於是得賞亦多金當時宰臣非時優  
遊養望已魚貴強有口者也十三年封川越侯罷親  
衛將十五年封松本七万石起位執政之後拜侍從  
加仙波言作神祖廟十九年封佐倉十万石其地實  
十五万石正盛寬克容謹慎不預人事是以無有過

夫為人子所歸大宗厥代既曠歸家謂子正信我死  
代我侯慎無失衆心衆曰善輔孤我承恩至篤  
天下無事輔臣多賢生無効報之日死當侍地下公  
等如我使孤獨立退朝見重次揖日後相見於是二  
子咸自殺死從死者凡四人同葬曰先正盛死表子  
正信立為奉朝請分万石封弟正俊五千石正英  
事嚴宗歷親信對馬守三衛將後事在正俊詔中  
正信竭心事親夙夜無怠色然嚴敬御下無恩賦稅  
倍于父時民不聊生有民奏記言之者正信怒之殺  
其妻子併及山僧叩馬求釋其兒者久之見其作出示

祠祭之初水戶咸公不能嘉正盛等干顏色酒井忠  
勝恐其搆陳見咸公未養季一載歸塚正盛正信其  
出也忠勝憂曰正信好履名樂禍恐覆在田氏之宗  
時人以正信好兵指名士比之忠勝子忠直及上井  
利隆松平菴綱水野忠善青山幸利等而忠直每輒  
或之日子無人君之言正信在父之寵上書請振貸  
群吏不報請以私財為上假貸文不許正信慙益不  
是志勝及松平信綱為政會川屋族言事奪爵上正  
信迺上書曰先臣正盛生逢國家盛時謬蒙拔擢致  
任宰執之列受茅土之賜思為國家試身鋒及之未

膏血原野之草其道無由是以死從大行剛其志矣  
上嘉其忠誠於諒闇之中三臣襲先臣之爵惟臣亦  
無汗馬之勞受上將之祿臣不惜身首為止願初大  
取之口臣之心也方天下如金甌聖明此日月固亦  
百世無圖報時如今之時惟有昌威伏闕以陳愚忠  
退伏死私第有是以敢言無諱詳論得失唯上幸富  
意焉臣伏惟承統以來已經一紀善政未行仁聲未  
洽士民日窮困兵項者功臣之後五失戾除籍無所  
歸者不可勝記是有日用法苛酷使天下重足而立  
也蓋造大亂之機而不覺盈積粟帛畜聚金玉以重

樹万姓之怨有司以為奉公在此諺曰螫之必應身  
之量是非有司之罪因宰輔用心不均遺公徇私也  
臣知言必不達必不用奮思斬佞臣以除國家之  
害而恐一人死一人進有司以臣為懷私快忿滅執  
政輕朝廷擯治臣宗族放作臣黨類大違先臣教臣  
事上之心是以疾首痛心且止且臣聞謂先臣太宗  
執上手慙懃申勅及言寧臣伏休下所受夫不憂身  
之將頃丁寧至此為天下萬姓慮至深重上豈忘之  
哉大臣不務以德輔君太宗所制善政良法皆一不  
修豈忍遺命欲奮私智也自大祖以來舉人取所長

不求同己是故百司祇局時聘材能今則不然兼國  
之均者擇取所養驅使之材收歛蓄積之能欲其使  
事易使也若或天下一旦有變馳與謀國孰與行軍  
上春秋方富且日引長年者老訪問往古得失言時  
政便以不便而大臣壅塞掩主之明竊弄權柄否陽  
上下一事不得輒行一言不得輒通臣亦恤春秋不  
時玉體不安百縱令万分之一若濫焉不可謂後人  
視以為本朝之制如此不復知祖宗之世長年耆艾  
居常在側從容道善遠德聖朝從是自缺蒼生從是  
日若子孫万世有竊議不耽不明者也是臣所以冒

死不歸者也臣封國十三万有餘誼納有司上願以  
其地復封功臣之後不遂者府庫倉廩可贍者贍之  
可貸者貸之勿使饑餓凍塞千道踏天下刀姓戴土  
知祖宗時臣視如此賜死司敗猶生之年也臣欲造  
朝面陳臣恐言未冒聽夫已持臣目臣為狂易失心  
悉臣深望之中當此之時噬臍無及是以附書二老  
歸身佐倉使大臣不得掩蔽以場聖明上頌下命台  
見得面指陳於是昆弟宗族杜門侍罪上使其弟飯  
田侯安政佐倉召請江都正信曰弟聞上書進午不  
者我不出安政歸見執政而過正信曰雖死我往至

則執之飯田賜子正昌俸万石奉紀氏祀後從之小  
濱京兆尹白故佐倉侯如京師蒙諫不畏法令遷阿  
正信如京師者憂上無子有祈神也聞嚴宗厭代伸鉄自秋小濱  
侯阿侯咸見責讓以調護不密憲宗初正信弟正俊秉政拘豐  
前守正昌自大衛將代季父正莫為世子博食邑吉井世子堯出  
為謁者堯從官川子正序孫正陳德宗時自大衛將  
為參政數月遷世子少傅是時正俊孫正亮為天叟  
雷守遷知致事堀田氏復盛支廢仕職事迨世子即  
位之謂信宗正陳復為參政頃之侍德宗千西城增  
三千石德宗即世罷奉朝請

朽木元綱少子植綱娶稻葉正成女為妻，姑母曰  
 春姬位植綱事世子，立是為大宗以植綱為氏  
 部少輔二衛副帥官衛將抽為參政久之免將封土  
 浦炭使如肥後以肥後侯幼立也嚴宗時為奏者使  
 收佐倉其年卒子植冒自奉朝請為奏者從封福智  
 山免遣皇宮德宗初植昌子植元以奏者典賜列侯  
 重書植元卒子植綱立植綱卒無子立叔父植治前  
 為官衛將於是立為侯又無子以松平兼紀子玄綱  
 為後妹之子也玄綱又為奏者  
 内田正信工藤祐經後也方足利氏時為膳股氏居

遠州股事駿曾大人近江守正之一屬參一屬駿正  
 之子曰谷正次慶長中為奏者兼祠曹云正次有從  
 子正世為親信遷尚署大宗見其子正信悅之為親  
 信同臥起二十七元服為侍中領親衛將封小見川  
 万石千石大宗厭代自殺送葬其母為長御聞之縊  
 死享保中正信孫正禰醉傷夫人削三千石致仕子  
 正昌立

永井尚清古河侯直勝次子也以親衛從阪軍有功  
 還為内親信此時上夜遣左右中臣世子及駿侯所  
 淺妃令私官如駿侯所供且感厭酒食而歸東宮日

衰絕無至者至者尚清已終始竟不語駿侯保母春  
姬深憂世子不立而計無所出知尚清剛正無貳陰  
以世子命諷其兄侍中尚政鄭上尚清曰雖無命臣  
固將請焉尚政亦問憂之聞尚清言邊將起尚清以  
為不受已言牽裾及之尚政笑曰弟不知我意世子  
有命不敢不朝服即日入白世子不安伏上驚曰如  
此乎何不早言益責世子其位乃安太宗深德之追  
德祖獻代抽官衛將為奉朝請封長國二万石久之  
毀長國從食高規三万六千石太宗獻代率兵衛光  
陵皇宮火命監造副使卒子直時立率兵收官津卒

無子從兄尚征子直賢立直賢卒為子直英幼故立  
新庄侯直圓子直達築小石川門卒直英立章宗時  
卒直達弟直期立今侯直行直期之子  
史臣曰春姬之於太宗不時留侯之於漢惠已初聞  
神祖定其位中往、結列侯功臣固其位終動當路  
之人安其位加之用親姻為股肱身目及發大号令  
常預其議稍堪二氏因是子興兵尚清剛直不能久  
居其位太宗度量尚不能容矧中材之立耶正信雖  
喜其言中時弊故詳述之

